据相关媒体报道，有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抽中了被称为国际生毕业后留美工作敲门砖的H-1B工作签证，却选择回国工作。回国还是留下？这个每年都会聊的话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答案渐渐变得多元。到底如何选择，听听留学生怎么说。

留学毕业：回国还是留下？

周焙霞　赵贝贝

有比较才能做决定

目前就读于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的李德赛希望“毕业后先在美国工作3到5年，了解一下工作环境”。“因为只有工作一段时间才能对美国社会有更深了解，这样我才能更理性地决定是回国发展还是留在美国工作。”李德赛告诉笔者。

不过如果想留在美国工作，首先需要拿到H-1B工作签证。“本科生的H-1B中签率很低，而且像我这种非理工科的学生实习签证只有一年，一年内要抽到H-1B才能继续留在美国工作。美国缩紧H-1B工作签证的政策让我感觉自己回国的几率更大。其次，我接触到的一些亚裔获得博士学位后在美国找到了教职工作，但工资并不太高。所以，毕业后的薪水和待遇也是我回国与否要考虑的因素。”

李德赛的母亲希望他回国，怕他一个人在国外“太孤单”。但李德赛的父亲希望他自己做决定。“家里比较尊重我自己的意愿，来自家庭的压力并不大。” 李德赛说。

从波士顿大学博士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的吴峰（化名），说起当时的选择，主要是因为“直接回国工作，并不占优势”。他的理想是回国创业，所以想先在美国工作几年积累经验，“再回国实现自己的梦想”。

回国发展空间更大

唐弘杰在英国攻读汽车工程专业，他的选择是毕业后回国工作。他告诉笔者，中国人均汽车拥有量还处于上升趋势，毕业后回国发展有很大空间，能够一展拳脚。此外，就汽车工程技术来说，国内外已经相差无几，但国内的政策支持力度较大。“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在国外比较常见，配套设施也比较完善，即使在校园里也有随时可以充电的地方。但是在国内，混合动力汽车的发展正处于上升阶段，回国工作正有用武之地。” 唐弘杰说。

生活习惯的不同也是唐弘杰决定回国的一个原因，中国饮食更符合他的口味。“国外即使有中国菜，吃起来也不正宗、不太好吃。”

而吸引他回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近年来的高速发展。“以交通设施为例，国内的后发优势非常明显。中国的高铁、地铁不仅速度快，而且噪音小。坐英国的地铁就像坐过山车，噪音大。”

就读于英国拉夫堡大学的冯迟，所学专业也是汽车工程。他同样选择毕业后回国工作。“从汽车工程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来看，中国汽车工程的人才市场还没饱和，比国外更有前途。而且国内民众的购车需求仍然很强，会带动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冯迟说，“回国后我可能去汽车企业或者与车辆机械有关的研究所。”

我会身在何方？

熊楚鈺

“回国还是留下？”——这不一定是每个留学生最上心的双选题，但这一定是他们被身边人问到过最多的问题之一。

由于我总是想要尽量推脱长大成人为自己计划未来的重大责任，这个问题时常会困扰我。有的时候我在想，世界很大，为什么有一些选择题，只有两个选项呢。

因此现在这个阶段的我，对于这个题目，只能选择“其它：请解释你的理由”这个选项了。

我想，不管我的父母在若干年前决定让我出国留学时的初衷是什么，随着我在国外的学习和各种生活经验的累积，我的想法一直在持续变化中。在比较理想的状态下，我比较希望自己能够根据自己眼界与思维的发展来决定自己在不远的将来会身在何方。

对于去与留这个决定来说，生活环境纵然是个很重要的考量，但是于我而言，追求自己觉得有动力的工作方向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这是现在的我与早些时候的我，考虑“未来”相关问题时最大的区别。这更是我与长辈之间愈拉愈大的思维差别，而这种差别的形成，我会将它归结为我在大学里迄今为止受到的教育。

自从我进入大学以来，受到了许多来自老师和身边同学的鼓舞，几乎是记事以来头一次开始思考从小当成耳旁风听着长大的“学有所成，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写作课结课的时候，老师说，要相信你的所思所想，要坚持写作，你们的文字会被看见，这个世界会变得有一点点不同；城市规划课结课时，老师说，希望你们不管以后从事哪个行业，都可以利用这门课获得的一些知识，做一些帮助这个社会发展得更好的事情。并不是我容易被只言片语的话打动，而是在大学校园里，时常接收到的信息就是：不要只想到一件事情的表面，要看到表面之下。一个美丽的空中公园建成了，成为了城市新的热门景点，塑造了城市干净环保的新形象，附近地价应声而起，连街边雪糕店都坐地起价。但在此地居住已久的廉租房居民，还能负担得起在附近的生活开销吗？诸如此类的议题，有太多的社会现象，在当下也许并没有任何确实可行的解决方法，但是正是所有的这些进退两难，让我们看见了我们未来在社会上可能的位置：现在的我们是认知问题的人，未来的我们就应该是积极为这些问题寻求解决方法的人。

回到留学生回国的话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对于自己未来的选择。就像所有的选择一样，对于这个选择，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考量。我觉得其中一个让新一代的年轻人与老一辈移民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的因素，就是他们对于社会责任感的认知。来自条件相对好的家庭，年轻的一代对于自己的生计普遍没有那么多的危机感，而是希望可以在一个能最大限度施展自己能力的地方，追求一份满足自己社会责任感的工作。

国外与国内相比之下，固然在环境、社会机制方面有明显差异，但是在工作机会方面，确实很难衡量。国内的市场在蓬勃发展，此时势必会涌现出许多新兴的产业，如果能够赶上这样的机遇，何其幸运；国外的市场凭借多年来打下的基础，也可以提供许多获益匪浅的工作经历。而作为一个在国内长大、在国外接受大学教育的留学生来说，能够同时拥有来自东西方两边的视角是一种“特权”。这两种文化本身并不是水火不容，但是两种文化之间的沟壑却是客观存在的。怎样合理运用自己的“特权”带来的机遇，怎样平衡这种“特权”带给自己的、夹在两种身份之间的焦虑感，正是“特权”所带来的烦恼啊。

（寄自美国）

求学国外：用行动回报母爱

林之韵

母亲节来了，对在异国求学的中国留学生来说，虽然无法当面为母亲送上祝福，但对母亲的感恩却细腻绵长。从蹒跚学步到咿呀学语，从年少懵懂到成家立业，孩子在一天天长大，母亲在一天天变老。时光漫过母亲美丽的容颜，留下了皱纹。“母亲节是子女表达爱的节日，但我们对母亲的爱不应该只停留在口头表达，而应该用行动回报母亲对我们的养育之恩。”正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留学的张洁道出了留学生的心声。

母亲教会我坚强

张洁小时候在私立寄宿学校上学，两周回一次家。“所以每次回家都是我最开心的事，我会站在小区的门口等妈妈，那种期待的心情至今无法忘怀。”

前年秋天，张洁的母亲犯了很严重的胃病。看着母亲被病痛折磨，她心里十分难受。回忆起出国前和母亲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张洁不禁感慨道：“当时我在想，这个世界上，如果你爱的人还活着，纵使千山万水、天涯海角，也会找到她；如果她不在了，就算你踏破铁鞋，也不会再相见。母亲教会了我珍惜身边人，懂得爱和感恩，也教会了我坚强。”

张洁在学校附近的花店为母亲挑选康乃馨。

就读于韩国高丽大学的张雨薇也从母亲身上学到了坚强。“高三那年，一个男孩子不小心把篮球砸到我头上，留下了后遗症，偶尔我会偏头痛。那段时间妈妈常常一边帮我熏艾灸治疗头痛，一边给我讲故事，只有通过这样的方法转移注意力，我才能睡着。有一次，我看到妈妈因为照顾我忙里忙外，衣服被汗水浸湿的背影，顿时泪流满面。”

“妈妈对我价值观的影响是无形的，出国以后我才切实体会到这种影响。她教会我勇于和病魔抗争，让我学会乐观面对生活。” 张雨薇说。

正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理工学院读书的正恩（化名），从母亲身上学会的是“要有担当”。“妈妈教会我，男子汉要有责任感与担当；要不畏困难，学会独立和自强。这些让我在国外面临困难时少走了很多弯路。”

如何表达对母亲的爱

张雨薇在刚离开家乡不久，便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条消息来表达对家人的思念：“天涯游子君莫问。”

“当我们还在上幼儿园时，还会对妈妈说我爱你。长大以后，反而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对妈妈的爱，越是懂事，越是羞涩起来。”张雨薇儿时在母亲节为母亲做了一张贺卡表示祝福，十几年过去了，那张贺卡被母亲保留至今。“妈妈很节俭，但她坚持送我到国外求学。去年母亲节，我送给妈妈一个包包，今年快到母亲节时，我正准备买花，妈妈却提前叮嘱我不要乱花钱给她买礼物。”

相比女生对母亲表达爱的方式，男生更加含蓄。在正恩的印象里，每年给母亲过节的方式都是全家人出去下馆子。“我一般不会对妈妈说‘我爱你’，但是会祝福妈妈母亲节快乐。现在身在国外，我只能和她通过手机视频聊天，告诉她，我一切安好，不要让她太担心。”

牛津大学肖天存：科技应用之路领跑者

本报记者 赵晓霞

“这位是撒切尔夫人的老师、这位是锂离子电池发明人约翰·古德诺夫……”绕着英国牛津大学无机化学实验室会议室的长条桌，该校高级研究员肖天存指着墙上的照片对记者说。

会议室圆拱形顶棚上的烟囱仍在，因为“那时候实验室的条件不太好，烟囱可以用来通风”。这个仍保留着旧时风貌的实验室，在历史的长河中十分闪耀，从这里走出的科学家都在世界化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就在该会议室的同层，肖天存有自己的实验室——牛津大学-沙特阿拉伯石化能源研究中心（KOPRC）实验室。

代表化学系参加全英高校评比

“我这个实验室每年一般会有两到三位中国学生，一到两位中国访问学者。”在肖天存看来，中国学生学者在这里学习最大的收获是“独立思考”。而对在这儿学习的中国学生学者来说，KOPRC实验室是他们人生经历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来自中国的张兆熙就在这个实验室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学业，4月交上毕业论文的他正准备着6月的答辩。在他的眼里，老师肖天存是一位“非常严谨的科学家，对学术研究一丝不苟，对学生又有着慈父般的关爱”。“有时候，为了解决实验中一个反应条件的问题，肖老师会和我们待到很晚，一起想解决办法。从海外出差回到牛津，通常肖老师第一时间不是倒时差休息，而是会赶到实验室，看看我们在研究中有没有遇到困难。”张兆熙说。

牛津大学化学系的传统是重视基础的“大科学”研究，“教授以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为乐”，但肖天存的研究组偏重应用。

张兆熙选择进肖天存的研究组，也是因为看重其“更偏向应用”。从本科起便在英国学习化学工程的张兆熙，申请博士的院校锁定牛津和剑桥。“当时我比较了这两所学校所有相关方向的课题组，发现肖老师更偏向应用方向，和清洁能源贴合得更紧密。同时，肖老师也是化工催化方面的国际权威，所以我最终选择了牛津大学。”

正因为坚持科技要和应用紧密联系，肖天存在牛津大学化学系开辟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他曾代表高手云集的牛津大学化学系在英国国家学术与教学质量评比中参加各种高级座谈。“虽然我不是系里的核心人物，但评比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社会贡献率，我创立的公司把科技成果应用到工业，创造了就业机会，同时也给学校创收，这是我能入选的重要原因。”

肖天存在实验室

从实验室科学家到公司创始人

回顾过往，肖天存从未止步于基础化学和实验室规模的研究，而是将其开发的科学技术延伸到了工业应用。

1999年正在山东大学环境工程系担任实验室副主任的肖天存，得益于英国皇家学会的资助，成为牛津大学化学系的访问学者，与著名教授格林合作，希望找到一种在常温下制备氢气的催化剂。

期间，他试验了许多催化剂，直到2001年的一场“意外爆炸”让肖天存的努力有了突破。“那天，我把甲醇、过氧化氢和水混合在一起，接触我研制出来的一种催化剂，结果砰的一声，眼前出现一个大火球。”对那场爆炸，肖天存至今记忆犹新。

正是这场“爆炸”，让肖天存发现高分散的铂金在常温下，可以同时活化过氧化氢和甲醇，使其产生协同反应，生成氢气。这是一个重要的技术突破，“当时在伦敦金融城引起了轰动”。

之后他进一步改进了这个技术，通过改变过氧化氢与甲醇的反应比例，将生产氢气转化为生产超高温蒸汽，同样令人瞩目。

由于评估认为肖天存的技术有工业应用价值，牛津大学专利转化公司帮他申请了专利。2004年底，牛津大学以肖天存的3项专利技术为核心，帮助他和格林教授成立了牛津催化剂公司。“公司在2005年拿到第一笔投资，2006年成功上市。”肖天存也完成了他从实验室科学家到公司创始人的角色转变。

以后见之明，反观当年的奋斗十分容易，但对当时的拼搏者来说，转变过程却非常艰难。肖天存当年不仅要在牛津大学对发明专利的两年保护期内找到应用机构，而且他对融资、股票、管理等完全不了解，马上到期的工作合同更是让周围的朋友为他的未来捏了把汗。公司能够成立，对肖天存来说，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把科学应用于工业和生活

公司完成上市，肖天存却并不想就此完全投身商业领域，他想做的是“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因此他保留着牛津大学的高级研究员职位，积极申请新的科研基金，资助自己在公司以外的科研兴趣。最终，肖天存争取到资助，成立了牛津大学-沙特阿拉伯石化能源研究中心实验室，“这样就可以投入自己感兴趣的事”。

一直以来，肖天存有个心愿——“把新的发明和想法带回国内”。到2009年，机会来了。当时广州开发区在全世界招聘创业领军人才，但要拿到资助，有个条件，个人除了专利投入，还需要现金投入。“我决定试试，为了能申请成功，我出售了自己在牛津催化剂公司的股份，可以说拿出了所有积蓄，个人投资1000万元人民币，成立了广州博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如今是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的肖天存说起当年的决定，仍然感慨道，确实是“冒险”。

回顾自己的创业路，肖天存感触最深的是“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需要很长时间，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耐心。更重要的是，技术虽然会过时，但创新平台不会”。

秉承着唯有不断创新，才能不过时的理念，即使在日常生活中，肖天存也能发现创新的机会。现任职于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马望京博士曾经是KOPRC实验室的一名博士后，刚到牛津时口腔溃疡严重。“肖老师拿出自己研制的即膳蔬菜片，让我含在溃疡处，开始我觉得一个做催化剂开发研究的人，还能开发健康产品？可溃疡处实在太疼，就试了试，结果疼痛还真缓解了。”做“即膳”是肖天存的副业，但他“觉得比较有意思，就去尝试了”。

“肖博士不是单纯地做应用科学，而是能很好地把科学应用于工业和生活，所以在创新和创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肖天存的同事、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皮特·爱德华教授这样评价肖天存。